

第五回 謁東閣險遭不測 拜都院誤觸良朋

詞云：

得歲月，延歲月，得歡悅，且歡悅。萬事謀成總在天，何必勞苦千萬劫。莫膽怯，放寬心，金谷繁華眼底塵。淮陰功業鋒頭血，陶潛簪畔菊花黃，范蠡湖邊蘆絮雪。時來頑鐵有光輝，運去黃金無好色。逍遙且讀聖賢書，到此方知趣味別。粗衣淡飯耐久長，養得浮生一時拙。

詩曰：

耿介端方古世多，專心護國出淮河。

忠肝義膽梅都諫，不怕威嚴黃與盧。

話說盧杞聽到黃嵩的言語，哈哈大笑，望著門上人說：「他是個窮官，哪有規例！把帖子存下，他也是無錢之故耳！」

門下人見相爺不動怒，反帶著笑看那帖子，只得走了出來，與伙伴們說知，大家氣惱不提。單表盧杞對黃嵩道：「此人大才，老夫久有心收攬他，些許小事，可寬恕之。且慢慢地收其心。看他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不言盧杞、黃嵩。再言梅公轎子到了都察院衙門，聽事便將帖傳進內堂，傳話出來：「請進。」

梅公下了轎，走進大堂，只見馮公同了吏部陳公、詹事府陸公等，俱一齊接至檐前。梅公上前行下禮後，馮公挽住說道：「年兄，你好見外，何必行此禮？我早知年兄必來我處，故此請了二位年兄在此奉陪。」

挽住梅公，一同走入內堂，各行了常禮，序齒分賓主坐下。馮公、陸公開言問道：「年兄久住東魯，弟等刻刻思念，今日年兄內升都給，可謂喜慶矣！我等俱真快樂也，早晚得常領訓示矣！」梅公道：「弟與列位年兄久別，欲睹尊顏，真難晤面。今蒙聖恩，擢立臺垣，得以領教諸位年兄，實乃三生之幸也。」馮公問道：「年兄可曾去見相爺麼？」梅公道：「方纔從那裏來的。可是，不好說與列位年兄知道。」陳公道：「是怎樣？」梅公道：「弟同列位年兄俱是皇上中的進士，做皇上的官，治天下的民。方纔弟在那奸相府前，有那一班不知羞恥的，和他的一群狐黨家人，不分邪正，都是一概而論之。我去見他的時節，那奸賊門上的家人，要什麼規禮，又要什麼門包，須一千金，方纔傳稟。列位年兄想，弟可有一千金贐見與他？被我搶白一場，將手本丟下，即到年兄這裏來稟見。」眾公等俱一齊笑贊道：「真乃端方士也！年兄之作為，弟等敬服。」

大家談論了一番，馮公回轉身問道：「酒筵可曾齊備否？」家人道：「俱已齊備。」于是，馮公請梅公入席，梅公便辭道：「弟失陪列位。」馮公道：「年兄當面怪弟，聊備一卮，與年兄洗塵。此三位年兄，特邀來陪年兄的，如此見辭，是何意也？」眾公齊留道：「我等久闊別，借此談心，無卻馮年兄之盛意也。」于是坐下。馮公道：「眾位年兄同到小齋，方可暢敘。」

一齊同到書房，梅公見那席前擺的器皿，俱是金玉之類。不消一時，家人將酒菜俱擺在席上，各自謙遜讓坐。梅公首席，其餘序齒而坐。酒上三巡，家人獻上菜來。

不一時菜畢。言不盡的珍饈，吃不完的美味。梅公道：「年兄為何如此過豐，但弟平日則飽食暖食足矣。而年兄如此豐隆，正是弟不敢當也。」馮公道：「這是年兄羞軋弟之不恭也。今日無非便酒幾勺，改日滌卮奉請光顧。想列位同年，必不他卻。」

梅公道：「酒已夠了。」馮公吩咐撤去，獻茶。不多一時，又擺上茶碟。馮公道：「年兄請各照席坐了。」陳公道：「梅年兄，今日飲酒暢談，適纔所敘年兄之榮任，不卜尊夫人與年侄可曾到否？」梅公道：「家眷俱回常州，弟只帶得個老蒼頭在身邊伺候。不瞞四位年兄說，倒是當日為縣官，也還罷了。今日榮任，乃弟之不幸也，故家眷一概發回。」馮公與陳公等大驚道：「年兄何出此不利之言，是何意也？」梅公道：「弟在外任之時，久聞奸賊成黨。我今居官直諫，豈容弄權之好，誓必除之，而為臣當忠君也！」

陸公向梅公道：「你如今欲忠，豈不知這班奸賊，俱是聖上恩壞的。你一時未必能除，不若耐了性子，待這班奸賊恩榮稍減，那時我等同參，這班賊子，必誅無遺，豈不兩全其美的！」梅公道：「年兄所言雖是，但弟行居坐臥之中，沒一刻不思，怎能容耐！待後慢慢與年兄同立莫大之功以報聖恩，豈不知我心中立志要給朝廷清理，焉能遲緩？但諸位年兄不過是要自家性命而已。我除此奸賊，以免官民之害。倘或遭奸賊之手，難逃市曹之患，以盡為臣之道。那時可念同袍，即援我梅門之後，在為弟者，于九泉銘感矣！目下，聞廣東潮州府黃土鎮賊兵作耗，屢次劫奪餉銀錢糧，以及過路經商之人。列位年兄，這可是盧賊之過麼？他如不取消黃土總兵，賊眾怎如此猖狂？又聽得邊關韃靼，屢次興兵犯境，搶掠大米，此亦是盧賊之過。他一本免了口外先帝賑濟的大米，況胡人以大米如珍寶一般，這一免，又不加重兵鎮壓，自必有搶掠之行。此二事，依弟之見，先斬了盧杞、黃嵩這一班奸賊，然後覆了黃土鎮的總兵，著他招安昔日的營兵。關外原典胡人們賑濟，自然兩下不動干戈，而立見太平矣！」馮公與眾公道：「年兄所論最高。但皇上不以心腹相待，常把忠言當惡言，你我本章，聖上一見，必與盧賊同看，思寵如此，怎奈何他恐反為不美，故此無人多事，只好聽天子施為，不可強違上意。」

梅公聽到「不可強違上意」這句話，便把臉一變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好一個不能強違上意！怪道年兄們身列百僚之上，無非是個蒙蔽容奸而已！無怪弟只守一邑以至今日乃得升遷，皆是不能迎合上意故耳！眾年兄正合著兩句古言道：『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我自為之。』」梅公于是走出席來，向上一躬道：「承列位年兄指迷，弟告辭了。」眾公見梅公要走，留不住，只得送了出來。

梅公含恨道：「好一個不能強違上意！」走出大堂，向上一躬道：「不敢勞列位大人遠送，儀注有礙。」四位俱停住腳步，打了躬說：「遵命了。」四人回到書房，陸公道：「以後不可勸梅年兄了，方纔他有氣了。若要再勸，必要受他的呼叱。」

陳公道：「梅年兄忠心耿耿，你我不諫，再有何人來？自古道：『率性者可與同居。』」于是又重抹了杯筷，入席飲酒敘談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梅公出了都察院衙門，上轎回到公館。梅白接進去，只見梅公一臉怒氣，又不敢問，斟了一杯茶，送在梅公面前道：「老爺請用茶。」梅公將茶接過，將領下須拈著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既出仕于皇家，必不負聖天子用我之深恩，好叫我在九泉見先皇于地下矣。我梅魁真就是一門滅族，也死有餘光，不軒忠臣，替祖先爭一個美名。」梅白站了多時，方纔問道：「老爺今日拜盧相爺，可曾與他會否？」梅公道：「會與不會，也不問他。那相爺的惡家人，要規禮門包，方纔傳稟。你想，我哪有一金之賜？」此時梅公已

來，說了他一遍，將手本丟下，就到馮公察院衙門裏來。不想他約了三、四位同年，備了酒席。

諸事倒也罷了，只是出的言語，不是忠臣正士之談。」梅白又問道：「老爺明日可去拜合城文武各位老爺？」梅公道：「待上任後再拜客。」主僕二人閑談，不覺日已沉西。梅白點起燭來，梅公道：「吩咐說，我今日不用晚飯，你自己吃罷。」梅白答應：「曉得。」即送進水來，梅公抹過臉安睡不提。次日早起，用過飯畢，出門拜客。不覺又是第五日上任日期，梅公標了紅紙告示，有書吏人等迎接梅公，道：「列位諸色人等叩見！」梅公退入私衙。次日朝罷回衙，傳書役伺候，今日要拜合城文武官員。梅公即刻拜客回衙。到次日，那些各官回拜，又忙了數日，方纔沒事。

忽一日，梅公在衙閑坐，忽見黨公與陳、陸二公齊到，見過了禮，同入書房，敘些朝政。看看日已沉西，明月東升，家人們擺開筵席，設定坐位。梅公謙讓了一會，敘齒坐下。家人捧上酒餚，眾公又談些詩賦文章，各人十分歡喜。

正飲之間，忽然陳公問梅公道：「年兄可知明日是盧杞六十歲，今日皇上差了內臣去祝壽，又賜了許多禮物，我等也去走走嗎？」梅公道：「自然要去，第一要看這個奸賊，只是在哪裏會齊同去？」陳公道：「會齊倒有守候之苦，不如在相府會齊。」眾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又飲了一會酒，方纔散席，各歸府衙不提。

次日，五鼓朝罷沒事。第三日，仍復上朝，聖天子下旨道：「首相生辰，各官免朝，卿等俱往相府拜壽。」眾臣領旨拜壽，同至相府。只見那些文武官員，俱在相府拜壽。那些文武官員，王侯國戚，轎夫人馬，擁擠不開。言不盡的希奇珍室，看不了的海味山珍，真正是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這盧杞坐在後面，命禮部黃嵩在前陪客。

不言各官用面。且言馮公、陳公、陸公說道：「梅年兄此刻該來，為何還不見到？」正言間，只見門官拿一個禮單，向黃嵩稟道：「有新任梅吏部，在外要見相爺拜壽。」黃嵩把禮單接過來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「壽面千絲，壽燭雙輝。」下面寫著官銜。黃嵩看過禮單與那手本，不知是如何回稟盧杞。而梅公的禍福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